



大家史说

古代名女人

苏同炳 / 著

故宫出版社

1965849

古代名女人

大家史说
苏同炳 / 著

69
故宫出版社



大家史说(第二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名女人 / 苏同炳著.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1.12

(大家史说. 第2辑)

ISBN 978-7-5134-0233-0

I. ①古… II. ①苏… III. ①女性-人物研究-中国
-西汉时代~民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429号

古代名女人

著 者: 苏同炳

责任编辑: 江 英 毕卫涛

装帧设计: 赵 谦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站: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233-0

定 价: 26.00元

序

中国素来被称为是世界上文献资料最丰富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正、杂、野史及小说稗官之类有关历史记载的资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因古代中国人素来怀有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之故，总觉得既是女人，就应该老实待在家里尽她的贤妻良母本分，如果也要像男人一样地舞文弄墨，招权揽柄，未免是牝鸡司晨，非家庭之福。基于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平等思想，自古以来，正不知有多少富于才华的女性活生生被剥夺了读书求知的权利，当然也丧失了她们发明与创作的机会；即使其中偶然有少数女性得以稍露头角，也决无广大空间可以容其充分发挥。所以，一部二十四史的卷帙虽繁，有关古代女性的记录，却不过只有几百篇贤母，节妇、烈女的传记，所谓闺藻、闺才、与闺奇，只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闺媛典”中留着一些有限的资料，如果希望进一步从这些有限资料中为其中人物撰写较为具体的传记文字，往往因文献无征之故，而有无从入手之苦。人类文明的创建并非只是男性的贡献；然而，古代女性对于

国家与社会的贡献虽多，却因古人对女性的蓄意歧视而遭不合理之排斥，显非事理之平。为此之故，自清帝退位以后，也已曾有不少表扬女性同胞具体贡献的著作出现，如《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性词话》等等，颇能使现代读者了解到，古代中国女性在文学创造方面已有何等样的不平凡成绩。但因这些著作大多只着重于文学方面，对于古代女性在政治、军事、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如何，殊少涉及，则亦未免有偏枯之憾。所以笔者很希望在涉猎史书之余，在这些方面能够作一些补充，以为发扬古代中国女性的潜德幽光，略尽个人之绵薄。

1982年前后，朱慧夫先生主持《畅流》杂志的编政。朱先生邀我为《畅流》写稿，我即以“中国历史上的名女人”为总名，在该刊撰写了二十位左右的中国古代女性的传记，辑录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小书。中国古代女性中的有名人物当然不止我所撰写的这几位，但一则因资料搜集有困难，并不是每一个有名人物的事迹都足够写成一篇内容充实的传记；二则若干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已有人写过专传，如果笔者别无新创，则为了避免剽袭雷同之嫌起见，亦不宜冒昧从事。因此，当时所写成的就只有这些。其后，《畅流》杂志社的内部人事有更迭，我亦停止撰写。以致整个编撰工作未能照原定目标充分实现，说来殊堪惋惜。

当年在《畅流》杂志上撰写古代中国名女人的传记时，虽然写作成绩不甚理想，但所投注下去的时间与精力却甚为可观，而且自觉也颇有若干新意。廖承《国文天地》杂志社林社长庆彰先生之厚爱，特地将此书列入“国文天地丛书”之内，深感荣幸，谨在此申致诚挚之谢意。此外，对于朱慧夫先生当年约我写稿的一段文字因缘，亦应永志不忘，一并于此表示对朱先生的感谢。

庄练 一九九〇年 圣诞节写于南港寓庐

目录



- 一 万里和亲王昭君 —— 1
- 二 燕啄皇孙汉祚衰
—— 赵飞燕的故事 —— 11
- 三 谤累千年甄夫人 —— 30
- 四 孝女木兰振古奇 —— 42
- 五 两朝太后李三娘 —— 53
- 六 花蕊夫人徐妃 —— 73
- 七 被“狸猫换太子”故事
骂苦了的刘皇后 —— 84
- 八 旷代女词人李清照 —— 104
- 九 张太后自贻伊戚 —— 114

- 十 巾幗英雄秦良玉 —— 134
- 十一 文采風流柳如是 —— 153
- 十二 桃花遺恨李香君 —— 174
- 十三 紅顏禍水陳圓圓 —— 193
- 十四 太后下嫁故事中的
順治生母孝莊太后 —— 212
- 十五 垂簾聽政四十年
—— 慈禧太后的一生 —— 232
- 十六 井底胭脂說珍妃 —— 263
- 十七 孽海奇葩賽金花 —— 282
- 十八 “綉聖”沈壽 —— 302

一 万里和亲王昭君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四大美人”——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她们当然都有资格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名女人，只可惜貂蝉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人。至于其余三人，则各有一段哀感顽艳的故事使她们名垂不朽。西施和杨贵妃的故事，留待以后再写，现在且来谈谈王昭君的故事。

王昭君名嫱，湖北秭归县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后宫，后来以“和番”的故事名垂青史。关于她的故事，有一部通俗体的民间小说《昭君和番》，流传极为广泛。一般读者对于王昭君的历史认识，大半得之于这部小说的传播。只可惜它的内容太荒诞也太肤浅，实在不值得去读它。

根据通俗小说《昭君和番》中的描写，昭君本是绝色美女，在汉元帝时应诏选入皇帝后宫。皇帝命画工毛延寿为各地选来的美女画像，毛延寿向王家索重赂。昭君自恃貌美，拒不应命。于是毛延寿就在昭君画像的眼下加一黑点，对皇帝说是昭君面有泪

痣，主不祥。因此昭君在入宫后就被冷落一旁，永不能得皇帝之召幸。其后，此一秘密在偶然的机会中被戳穿，皇帝发现昭君的脸上根本没有什么“泪痣”，大加宠幸，又追问出当初被冷落的原因是由毛延寿索贿未遂，在画像上故意做了手脚之故，于是，毛延寿的欺君之罪发作了。皇帝下令逮捕毛延寿，欲将他置于死地，不料毛延寿却藏了昭君的画像逃往匈奴，以之献于匈奴单于，并煽动单于兴兵入侵，以图夺取此一绝色美女。汉朝的兵马无法抵敌匈奴的入侵大军，京城被围，情势危急，单于指名要以王昭君为退兵讲和的条件，皇帝虽爱昭君，苦无保全之力。昭君虽已被皇帝册为皇后，此时却不得不将她送与单于。和亲成立，昭君随匈奴单于北去，至大黑河，昭君投水自杀，结束了此一绝代美女的不幸遭遇。其后，昭君之妹长大成人，仍嫁与汉元帝，卒能兴兵大破匈奴，为昭君复仇云。此一故事虽然极为荒诞不经，却是广大社会千千万万读者所了解的昭君故事。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量如此广大而深入，着实使人震惊。

通俗小说的作者，因为不懂历史而虚构妄诞不实的历史故事，这种基于缺乏认识而来的错误，还可以原谅；如果知识水准很高的文化人也犯此错误，就未免太可笑了。然而，在唐宋以来所流传的诗词中，居然也多有以通俗小说的观点而对昭君和番的故事大发其荒唐议论的。如元人王思廉的诗云：

黄沙堆雪暗龙庭，马上琵琶掩泪听。

汉室御戎无上策，错教红粉怨丹青。

又，清人林象的诗云：

千秋哀怨写琵琶，万里和戎出漠家。

果是安边无别策，忍教红粉度龙沙。

又，清人郭名昌之诗：

北庭边衅感初开，太息官家乏将才。

意赖红颜销虏气，论功也合画云台。

这些诗都以为，昭君之所以远嫁匈奴，正是由于汉朝中国畏惧匈奴之强，靖边无计，始不得不出此下策，而昭君乃成了可怜的牺牲品。所以诗中除了指摘汉朝政府之御戎无策外，对于昭君的遭遇，也一贯出以“哀怨”、“太息”、“掩泪”之类的辞藻，与通俗小说所描写的殊无二致。但如以汉元帝遣嫁昭君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这些诗作所描写的昭君心情显然与事实不符。

对于汉元帝遣嫁昭君的史实，史书所记，殊欠详尽，但亦仍不难窥见其大致之梗概。先摘叙有关史籍之记述，然后再加论列。《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备边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知牙斯，为日逐王。

《后汉书·匈奴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

《资治通鉴》卷二十九，《汉纪》第二十一：

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汉元帝之遣嫁昭君，乃出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皇帝时所提出之请求，而昭君自动向掖庭令提出愿意前往的愿望，于是皇帝乃以之赐与呼韩邪单于。这些记事中没有毛延寿画像的情节，记载这一情节内容的，是《西京杂记》，其所说如此：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后宫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其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赀，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西京杂记》的作者是南北朝时的梁人吴均，其生存时间虽然已与昭君和番故事的发生时间相去五百余年，其说未必无据。因为正史有其一定的体裁，无法详记一切故事的内容曲折；而杂史无此顾虑，所以很多有关古代宫廷的杂事秘辛，反可借此而流传至今。我们很可以这样推想，在吴均写作《西京杂记》时，有关汉代宫廷的很多杂史秘史，必定尚有甚多流传于世，吴均根据这些资料加以搜辑记录，乃使我们在今日仍能窥知其中之一二。如其不然，只由《两汉书》及《资治通鉴》之简单纪录，决无法

窥知若干史事之隐秘，如王昭君故事中的画工图形部分，即是其明显的事例。皇帝后宫佳丽太多而无法一一召幸，不仅汉元帝有此困难，在后来的晋武帝身上，亦可找到类似的事例。史称晋武帝平吴之后，吴宫佳丽，悉充内陈，以致晋武帝的后宫美女，多至数千。晋武帝既因后宫人数太多而无法决定取舍，就特别制造了一辆以山羊来牵挽的小型座车，任凭驾车的山羊将他拉到哪一个宫里，就在哪个宫里歇宿。皇帝的妃嫔们为了争取皇帝的雨露之恩，挖空心思来争取驾车山羊的好感。她们或者在寝宫门前悬挂竹叶，以吸引羊儿的注意，或者在宫门外的车道上铺洒盐汁，使羊儿嗅寻盐味而将皇帝的座车拉到门前来。争奇斗胜，各出心计，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趣谈。晋武帝的羊车，其妙处不逊于汉元帝的美女画；只是，羊车故事有《晋书·胡贵嫔传》中的记载可凭，《两汉书》未为王昭君立传，以致我们只能在《西京杂记》中窥见其梗概，其价值不免稍逊于正史。不过，杂史的记载往往可补正史之不足，《西京杂记》的记载虽不见于两汉书，仍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可因正史之缺载而忽视之。由此可知，通俗小说所写的“昭君和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有关毛延寿为昭君作画像的部分，还是有史可证的。只是，这一部通俗小说，除了这一部分尚有史实可凭之外，其余部分，就完全是荒诞不经的“齐东野语”了。别的不说，只就“和番”二字而言，就完全不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代以来所遭受的边患，向来以北方的少数民族为甚。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契丹、女真、蒙古，明之鞑靼、建州女真等，均是显著的事例。他们在民族上虽有差异，但所处的

地理位置都在中国的北方，所造成的侵略祸害亦大致相同。匈奴是汉朝的最大祸害，其盛衰的过程几乎与汉朝的历史相始终，但在最后却为汉朝所臣服，则可证明，汉朝的抗敌御外，还是很成功的。

匈奴崛起于战国之末，盛于秦汉之际，秦始皇筑长城，目的即在限制胡骑之南下。汉高祖平城之围，赖陈平之奇计始能脱出困厄。在这一段时期中，匈奴的国势最强，控弦之士百万，随时随地都在虎视眈眈准备伺隙入侵中原。而中原因在久乱之后，国力衰耗，无法展开有力的反击，只好凭坚自守，努力防范匈奴之入侵。即使如此，北方的沿边郡县，还是屡次遭受匈奴的入侵之害，人口被杀，牲畜被掳，受害极深。一直到了汉武帝之世，中国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渐充，兵马精强，有能力展开瀚雪国耻的复仇行动了。于是，汉武帝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国防政策，调发数十万大军，先后以卫青、霍去病等人为大将军，悬军千里，绝漠远征，开始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讨伐。当时的中国，兵强将勇，骑射之术极精，匈奴战既不胜，只有远遁于沙漠之北，以逃避中国大军之挾伐。据《汉书·匈奴传》所记，在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的时期中，“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犊，罢极苦之。”这意思是说，由于长时期遭受汉朝大军的穷追猛击之故，匈奴部落竟至连立足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怀妊的人口与牲畜，都因为亡命穷奔而致堕胎死亡，狼狈之极。人畜不能繁衍，国力自然耗竭，如果再遇上灾荒疫病，自然更要死亡载途，凋残之甚的了。可知早时的匈奴虽称强大，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已经大非昔比。不过，这种情形到了汉武帝的后期，又渐有变化。

汉武帝时，中国之所以能大破匈奴，追奔逐北，除了兵马精强，国力富盛之外，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有卫青、霍去病等一班不世出的名将。霍去病死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其后十一年，即汉武帝之元封五年（前 106），卫青亦死。此后，汉武帝所倚以对付匈奴的主将，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此人的才智，远不及卫、霍。卫青死后又十六年，即汉武帝之征和三年（前 90），皇帝再命李广利领大军出塞，在回师至燕然山之际，遭匈奴大军遮截，汉军久战疲乏，竟告大乱崩溃，李广利亦被擒投降。自此以至终武帝之世，汉军再无大举深入之能力。而匈奴虽一战而胜，亦因国力虚耗，无力入侵，与汉朝形成对峙之局。历昭、宣二帝而至元帝，中间相隔又五十余年，汉朝虽再无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武功，也决不至于衰弱到一任匈奴大军入侵而束手无策。反过来看，因国力虚耗而至于无以立国的，正是因一再战败而凋残不堪的匈奴。这在《汉书·匈奴传》中，就有明白的叙述，可以参看。

《汉书·匈奴传》的文字冗长，叙次虽详，苦于难得要领，而其文字艰深，尤其容易使人望而却步。今按其叙述内容略加整理，并以较浅明的文字为之说明，庶见次第，而清眉目。

公元前九十年，即汉武帝之征和三年，李广利兵败降敌。

征和四年，匈奴狐鹿姑单于致书汉朝，要求和亲。其要点有三：一、取汉女为妻；二、中国岁给匈奴酒一万石，米五千斛，缯一万疋；三、如约则匈奴不侵中国边疆。汉武帝以匈奴有要挟勒索之意，置之不理，匈奴亦无可奈何。

汉武帝后元元年（前 88），冬，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亡，

谷稼不熟，人民疾病。自单于以下，愈有和亲之意。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 85），匈奴狐鹿姑单于死，其弟右谷蠡王及右贤王等与左谷蠡王争立，诸部分裂。

始元六年，匈奴遣汉使臣苏武等归汉，借此通达匈奴欲与汉朝和平相处之意。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 80），匈奴寇边，为汉军所败，俘获其瓠脱王。匈奴恐中国以瓠脱王为向导来攻，远遁西北。

元凤二年，张掖太守及属国都尉大破匈奴犁汗王所部。

元凤三年，度辽将军范明友破乌桓，匈奴闻而震恐。

元凤四年，匈奴遣使至乌孙，索汉公主，公主求救。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 72），汉大发兵救乌孙，出塞大军二十余万，分东西夹击匈奴。匈奴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是役，匈奴人民及畜产因迁徙而致死亡者数十万，遂益衰耗。

本始三年，匈奴攻乌孙。还师之际，值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畜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乌桓、丁零、乌孙等乘虚攻之，所杀人马数万，牛羊不计其数，匈奴大困。

宣帝地节二年（前 68），匈奴岁饥，人民畜产死者逾半数。

地节三年，西域诸城邦共发兵，击破匈奴之附庸车师。

地节四年（前 66）至元康四年（前 62），匈奴发兵二万余骑，与汉争车师地，相持不下。

神爵元年（前 61），丁零侵掠匈奴之北境，杀虏其人畜。

神爵四年，匈奴握衍胸鞬单于凶暴杀戮，国人不附，共立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兵攻之。握衍胸鞬单于兵败被杀。其冬，匈奴左大且渠都隆奇等又立屠耆单于，攻呼韩

邪单于而败之。

宣帝五凤元年（前 57），匈奴五单于并立，互相攻战。

五凤二年，匈奴分为三部，呼韩邪居单于庭，闰振单于居西，郅支单于居东，三部各不统属。

五凤四年，匈奴郅支单于攻杀闰振单于，乘胜攻呼韩邪单于，为呼韩邪所败。

宣帝甘露元年（前 53），呼韩邪及郅支单于各遣子入侍汉朝。

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于甘泉宫，自请留居塞下，为中国尽保边之责。郅支单于闻汉助呼韩邪单于，遂西向乌孙，谋与乌孙协力敌汉。

宣帝黄龙元年（前 49），呼韩邪单于再入朝，赐赍稠叠。

汉元帝初元四年（前 45），郅支单于徙居坚昆，其地东去单于庭七千里。

初元五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所部人畜繁茂，郅支单于畏而西奔康居。

建昭三年，郅支单于侵西域，为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破，斩其首。呼韩邪单于畏惧，上书愿朝见。

竟宁元年（前 33），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以昭君赐之。

上文所说汉朝匈奴之间的关系史事，起自汉武帝之征和四年，迄于汉元帝之竟宁元年，前后凡五十七年。在这五十七年之中，汉朝虽再无卫青、霍去病等一班名将可对匈奴大张挞伐，而匈奴之对汉朝，却已由敌对地位而逐渐去其桀骜不驯之态，终且完全臣服于汉朝。匈奴自汉初即为北方大敌，至此降服汉朝，自是汉朝之莫大喜讯。因此汉元帝特别为此下诏改元，称为“竟

宁”元年。所谓“竟宁”的意思，就是说，扰攘一百余年的胡虏之患，至此而竟告宁息。此与王昭君之被赐号为“宁胡阏氏”，正是同一意义。这说明了一项明显的事实——一百多年来汉朝与匈奴间的长期战争，至此告一段落，而汉朝则是胜利的一方。通俗小说的作者不明白这一段历史的真相，竟以汉元帝之遣嫁昭君为被逼迫而不得已的“和番”，岂不是太荒唐的错误？

中国自汉唐以来，不乏以公主或皇室宗女远嫁边方四裔的事例；如汉代公主之嫁乌孙，唐代公主之嫁吐蕃，均是。这一类的通婚，其作用在增进民族间的情谊，改善相互关系，其立场是对等的而非屈辱的。所以，这样的婚姻，只可称之为“和亲”，而不可称之为“和番”；因为“和亲”是友善的，而“和番”则显然寓有以屈辱条件换取和平之意，并不合于当时的事实。王昭君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当然是和亲而并非和番。此不但《两汉书》的记载甚明，由前述西汉时代汉朝与匈奴间的关系史事试予覆按，更可以明白确定。后世文人，不明了这种历史背景，专以悲叹昭君身世及指责汉朝政府之积弱无能，惟恃昭君为和番退敌之计云云为着眼点，大做其悼伤惋惜的诗词，无疑是很失实的描写。不过，历史上以公主身份担任和亲使节的女子，并不仅只王昭君一人。如汉朝之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唐朝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她们在融和民族感情、交流文化关系中的贡献都很大，有关她们的生平事迹有的却很少流传，这就与《昭君和番》故事把昭君写成了一个不幸的悲剧人物，大有关系了。由此而言，《昭君和番》的故事虽然不合史实，昭君却也未始不是功臣。如其不然，王昭君远嫁匈奴，势必也不会人们的记忆中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